



15
1412
4



111

2

111



門45
號1412
卷4

餘文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內篇第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崔浩之死高允真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上所
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見欲於允徵新徵者為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
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
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書事聞湛祁標兵諂佞浩勸刊
所撰國史以彰直筆允謂湛標所營心為崔門萬世之
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惑於道也死人諸浩
暴揚國志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依所屬策下至僅史皆

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昭和25.10.3
康 恭

夷五族允持疑不為乞更一見魏主引使前乞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罪豈非臣致知若直以觸死罪不至死乞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祖因此意辭然猶請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若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與其族皆送浩城南衛士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古今及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死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平日之才畧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者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深殿曰此人曾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西入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主曰崔司寇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魏主○崔浩初欲大整流品明辨姦姦其甥盧玄止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兼為此者詎言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玄於此時有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衆者矣○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請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

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慮之嗚呼物已極矣而不知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有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嘗言曰人君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寧整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共神色不變局竟以教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唇唇效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之所爲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 舅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

而卒以藥賜死此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避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爲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篡始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繫後世勸戒正公論所在沈約宋書乃以鼎運付移迷樂推之數爲攸之罪是爲有人心者之言耶郢州之敗功曹臧寅曰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倉曹參軍邊營亦以不降見殺大將軍節下有臧洪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宗室殘義形於言宗儼之所代爲表檄文疏攸之傳不悉載蓋史爲齊諱也傳中有臧

二序錄卷十六
三十一
渙詣益城今天子斬之之語可見齊臣當時之筆約有未及改者雖然約本齊臣而身又佐梁武禪齊之事以德愧桀犬之人而述悖言宜矣

○褚淵事鬼以道謂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替胡佐命以本朝輸入者實自淵始淵風穎器識見獎時流位重名尊冒恩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蕭氏淵乃亦與共之蕭言及世事表察正義以折奸謀而淵默然歸心成彼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之計察或當有濟而胸懷乃爾賊黨識其無竒才異節豈獨保妻子愛性命而已石頭城之謠傳遍天下耳目淵何以視息於覆載間耶宋革為齊道成以淵為司空

淵弟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半復有今日之拜淵子賈恨淵失節遂不役仕淵從弟炫亦非淵身事二代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今有期願之壽沈文季啓世祖曰褚淵自謂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豈羞向見人扇障何益宋史諸傳雜記數條如此景倩之謂竹帛所笑若真千載有餘戲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真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平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陰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

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太尉常儁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來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度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隨其為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於為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甚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一不拾遺敬則立威

豨口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瑒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瑒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瑒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鍾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捫其父詠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宴祭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于厚轉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勅百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掾厚所然就道曰豈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起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復報之驗揚尚書彥謚嘗爲之傳云

○齊王沈慶之錢塘山陰赫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藤城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葬故吏爲營棺柩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二人俱載南史循吏傳齊武帝嘗非浴曰浴累歷石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不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衰恤乃敢不給贈賻齊武之所論者是已南史循吏二人傳別不具其實若只如此謂之循吏何循吏之有

○齊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察佐以下遣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讓厥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謂爲相雖微官布衣謂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東昏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艇行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上至吳興宣衍言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其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侍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

士止如是耳。衍以言慰。仙理勿有所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顏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讖等之為義士也。

○梁崇崔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犬而天帝遣史臣稱其時，以為名對。何哉？蕭氏之衰，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為誇譎之辭，足以具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每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五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此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致暹。暹裏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暹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我亦不實。昉始信之。太宗由是日昉為善人。夫以昉為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

稱其美後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關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蓋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請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而後與小吏無差識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蓋與之旨宗之賢王太尉其或亦以其謙讓邪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關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且之諫者意亦深矣

○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為東萊太守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

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齊記事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某人素有仇冤因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始答二子之淫習如此非今所謂對牛彈琴者乎而或以為迂或以不通嘗之不知人性蓋自有要如此者

○北齊王肅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合列數情亮三日不上省又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論德曰真宗嘗有所召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大罪中使去後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為忠實可大用
宗道其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
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奇願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尋積年遂
善此技侯第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
毋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編覽經方得以究
極世號名醫或謂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
孝乎此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
長安曹元有秘術幼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
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
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

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嗚呼許世子止而通此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
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
藥進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尊焉可矣大儒伊
川有言醫是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
乎哉宋本處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
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邛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及代段

韶督諸軍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邗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遣使醜殺之宋張忠定公誅在陳得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枰問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為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爾容齋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有所謂垂崖自污之事晦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教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帝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糜兜墜之緘口戒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軍雄信引槊來逼不肯射遂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雄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嘗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為之請而得

免如晦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勛之所請者之力也而太宗聽如晦而不聽世勛蓋有憾於權信前日事耳夫臣各為其主權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為寬也

○唐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發其謀他日一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故玄齡嘗以此為周公之事矣何為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為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昔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弟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威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兵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莊以眾然後定王魏之受世民處分蓋高祖意耳何得而讎言之春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為太子與太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為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兄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為晉之衛瓘和嶠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行罪高祖闕疑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君不躬受高祖之命

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
三代而下漢則蕭曹為冠丙魏有聲唐則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則慶曆治平端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
必先焉以今考之參之于何言之于相環之于崇皆起
繼位琦淹弼脩雖同一時中書與樞密殊衆政與平章
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齊時並而典章文物後謀此斷
豈眾可定則從漢泉宋亦或有如房杜者也參與何有
際及代何能一遵約束相嚴毅言濟以寬崇善應變璟
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
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亦在而玄齡每議事帝

所曰非如悔莫壽之及如悔至卒用玄齡策如悔長於
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
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
出而不知其相業蓋鄙乎無可尋迹矣所謂真宰輔者
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
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收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頭
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
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頽中爵號與劉尚史不合物史列
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
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
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首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烟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而繪事精甚絹素雖就敵神未
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所圖者非宋畫院臨本
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
寤足深憐予蕭觀之餘輒此曉曉亦特致天仰企之私
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
於失入其無高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
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
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
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象况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乎斯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嘗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之
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
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為劉濬升之大牛者乎
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其足以成功名

乎宋帝獻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勳所謂薄命之人乎
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驟定之於區區體貌間豈選
博之道也宋澠敗之少孤貧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
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倂之後累功遷中領軍
封真陽縣公時遵考為光祿大夫倂之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勳嘗聞此事乎遵考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
勳之選博者邪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舉選非其
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餘冬序錄室病卷之十七

內篇第十七

柳燕泉河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唐太宗之忠孝世勳徒以其不負孝密而信之耳初勳
弟感陷於王世克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
能移也以立武事觀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勳臨
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母令後人猶吾家杜也我
死歛加朝服庶著此奉見先帝勳歆何顏服唐朝服而
見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
逸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斷棺盡其族距勳死才
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

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出隋書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李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寬旦暮祝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宋史傳以曲在已之僧而欲祝詛何心公處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孰謂其無神明哉

○高宗以立昭儀事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子事誅之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王后蕭妃太子瑛鄂王璿光王瑒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台乃天下之母太子君之貳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事孰非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易后與太子者乎而為之家相者此其所豫則何事可豫乎利口之覆相家如此人莫規於父子莫愛於夫婦而一言決意生死問之人倫之間非天合人合之篤者孰謂其可保哉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魏李勣謂之

曰足下春秋甫爾遠懷大名且稍自貶抑無為獨出入右也勳於此可謂知言矣巖初佐崔鉉於淮南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洛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然則早達亦豈其人之福也哉延祐他無聞而巖不克令終言無足論也已

○駱賓王匡復府檄文有弑君鴆母之語人但知文載武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為唐舉義誠以春秋缺鉞行之武當殲馘李家太廟而乃遺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卽受顯冊死稱遺詔何哉逆豎三思之肉不隨二凶同磔都市而欲藉手昏童置之枕上以自立威難矣義旗未偃身遭反噬禍亂相尋雖天運則然亦人謀未盡之所致也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者安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冤也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後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之筆

○周武氏朝以思戴女以陽從陰習而變焉唐之大臣拜其表感激至為流涕魏元事奉而遷宮猶自謂違故主

而泣人臣終節也此一時人心至此朝野僉載乃有
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即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
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乃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
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姨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
何如哉僉載云仁傑啓其姨曰表弟有何願當悉如旨
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
不材國家名器非可忍假我安得問所願也幸其姨賢
也姨若不然而為其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
嘗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所啓於盧氏者吾不可不
為之辯

○神龍初要官關執政以次用其親帝巨源秉筆當除
十人而楊再思得其一餘皆諸宰相近屬再思習然曰
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何人亦知負天
下為可恨當時士夫又在再思下矣巨源所謂時當爾
耳今人亦多言是此等時節開此等花司化權者得無
有感於此言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
長吏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
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轡夫善之感人
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

欲請于朝願以禪易舊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
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夫即一善而
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
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筮
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
化為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
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
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

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
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
為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為挺之計耳九齡善
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
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
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仇胃書大中曰吾為夕郎
時一言承意豈間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儒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唐玄宗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有九齡不用而欲求如九齡者用之豈非感歎抑其心有不泯者故爾

○唐玄宗初政姚崇為相盧懷慎與馬開元之治宗實輔成之懷慎何為者耶崇非其君任之專而其同察推之無所忌抑何能爾崇嘗奏請序進即吏再三言之玄

宗不應崇懼趨出上謂左右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其議即吏卑秩乃煩朕耶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是固宜崇之能輔成開元之新治也然則懷慎其不亦得為賢相乎有才者人或不得不服而守正者尤易為人所忌懷慎臨終薦宋璟上納之崇罷璟為相史稱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是固然矣璟之為相也蘇頲與馬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然則頲其不亦得為賢相乎胡氏嘗論姚崇張說罷而復用宋璟蘇頲斥而不復

之故而嘆君子之難合甚矣守正者之尤為人所忌也
○唐賢相稱姚宋而姚資權譎宋性耿介故論者每以
劣崇如逐張說罷魏知古事皆崇之譎也史言之矣春
觀武后遷上陽宮時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故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其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姚獨免所以
涕泣者蓋預知後事矣崇豈無知而自黨邪辟者此亦
崇之權譎也雖然占八明哲保身之道亦何用此吾觀
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亦有譎道存焉意譎而事
正此其猶可稱歟

○盧懷慎為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可容
伴食之人乎然坐鎮雅俗有如明皇之言要不可無此
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灑尚吏尚
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
者懷慎之卒家無餘蓄清不諛言其亡哀薦家環董並
明時重器以入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啗之
乎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首顏著貴卿以霖
雨為託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儲藥實乃陽會文士泛舟
外地飲酒賦詩或謔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
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宋李光

則刺維州特河。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維州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頑。因此察守邊，慮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允則乃復托護祠而築關城，從浮圖以寓兵，候使敵不疑而城守，蝦蟇之地，益謹焉。此二臣者，當其時，既不得為而為之，虜如此，今日慎固封圉之令，屢下而外郡邊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虜欲侵軼，所在皆成蹂躪之域，豈不可重罪耶？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其備。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

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佞容身於朝，得享其祿，而忠良往往填棄偏方闕地，及其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為歡散矣。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之及也。丁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之士，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真卿尚無恙也。德宗惜秀實不任用，而於真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中立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揚廣天禁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某厚識切厲鬼不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識，語伯有之為厲也。子哲

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也夫
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返敢子奇亦隨
手誅矣巡之言不既驗矣乎揚又譏巡守城食人事更
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揚氏所言
皆前人有所案何足史辨幽真報復六雅君子不道焉
春獨於人傑鬼雄不忍以為泯泯之國也故特誌之
○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言之齊物我者不
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有生死間邪
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若併其至
尊親而忘之異端之害也汾陽於此其事在甚難問之
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

其預思之熟矣不共戴天之深讎乃吾君側之巨蠹欲
窮其事則不能無致憂於吾君而時勢如此久主兵柄
之大臣一言或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登來
朝中外懼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
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
也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為布衣交靈
武之會預謀軍國弘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為太
子時已屏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
以為刺史周知人問利病候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為澧

刑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必在先朝欲用
為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刑邪而泌乃僮僂為之常袞
非蔽賢者此殆不可曉矣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
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
校皆高瑋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貌寢惟
陛下神算上乃以鎰兼鳳翔節度使明年鎰為部將李楚
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
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上乃遣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

其獲用遣為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
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必於揆
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春嘗推奸人之
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為不報之言無對之謗以相
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辯之惟夫陽托公
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焉
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杞之惡鎰也謂鳳翔
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真卿四占所信
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
遠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為之出爾其易也噫
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復弗之覺也無

怪已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春以為杞豈肯才以濟其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慙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東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未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白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克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悞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

者

○逆賊朱此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册册成仰藥死人之失而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死其何救於失節耶董策謫荆南曾季迥草表報天子迥曰吾髡可斷表不可為策怒殺之迥得死所矣
○吏部尚書常陟以宗人伐墓括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此法今無聞矣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雖入見德宗以為監祭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地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捕臣聞若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

不受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上曰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羅亦
自殺胡氏論羅父敗則死之言與上番而生之而上不
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焉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
念嘗勸三鮮園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
使羅勿死羅亦可以不死矣春以為此言為德宗諱功
誅叛謀則可爾使羅而賢自不容不死羅之密言於上
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與上留而生之意羅不
得為孝亦不得為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
其子不死羅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羅之告父特
為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羅勿死羅亦當以死從

父蓋羅嘗告父矣忍令父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羅有
可以不死之道也後唐明宗子從審從莊宗為金槍指
揮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審曰爾父忠孝於國有
大功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至
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審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
諒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
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己子從莊宗於汴將亡多亡於道
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
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
陽公曰無父鳥生庶君焉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
者不兩全豈真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

已耳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其攻其君為其子者
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君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
兵焉則又號泣而乎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
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環之於莊宗知所
從而得其死矣或問胡之言盍歐陽之意而子論唯不
與其生何也唯於父未敗之時蓋已自無可生之道嗚
呼唯之處君父間其亦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夫
○貴妃生於蜀明皇為之幸蜀褒姒育於戎幽王為之

死於戎女禍之應如此哉

○昔人論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此陳濟科之所
以敗也春觀館傳琯不惟以虛名自累而又以人之虛
名累己已惟其好名也故有自累之事惟其好人之名
也故又有累己之人故古法用車戰惟其好名故也任
書生當軍旅惟其好人之名故也嗟夫名之為累大矣
杜甫稱瑄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當是一名儒賢
大夫而用遠所長一敗塗地功隳身廢豈不可惜哉社
詩註謂子美以論琯事貶華州又謂賀蘭進明諸瑄并
及子美故被逐瑄之甫傳與年譜蓋不然也甫論瑄在
至德二載張相救之得免尋還鄜州扈從還京乾元元

年仍任拾遺秋始出為華州司功不為論瑄出也然自是不蒙省錄間關流離飢饉終世嗟六許身稷契之人視諸以天下為己任者竟何所成就哉

○盧駢因話錄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遺事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伍千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我朝凡有賜大臣之如臨終蓋不封進宋人賜大臣已下動有至二三千兩者蓋不獨王文正公一人而已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詔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子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為各道得自彈事於院可以不相關白故爾

○唐李乾祐未徵初為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娉火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為妻玄又妹即宣道堂姨同

堂媿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其意遠別後代遠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屬無服而尊卑不可惑者非正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媿及堂媿母之姑媿及堂姑媿父母之姑舅妹姊文婿姊妹堂外主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從之仍著於律令宋景盧隨筆姑舅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索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媿姊妹若堂母媿之姑堂已之堂媿及再從媿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為婚者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

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同姓為妻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媿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鄰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進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恻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媿皆為己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為姑舅兩媿之子彼為

姑舅兩姨之文無與乎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皆古人
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
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
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秦晉
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
之睦亦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
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
張氏乃待制張盪之女而待制夫人亦蒙公母申國夫
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若子小
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蒙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
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

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
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取已之
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亦取魏周之
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爾

餘冬序錄卷十七

餘冬序錄卷之十八

內篇第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吳國學士仲方編輯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矣懷光殺之夏貴家僅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時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知鎮巢貴既昏附元福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等曰法詎首謀何

至舉家為戮福光曰以一命報宋朝何咎人未活邪次
及福福大罵數責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也懷
光之以兵反從也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馬燧等討
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繼死賈之降元也閱四年而死
去其養子家僮之一死纔幾時演芬與福百世其芳而為
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矣夫

○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
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延
齡何時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
人冀聞外事而親厚之此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
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

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
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
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
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頗岐
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且增其禮綱為金
人所惡且置問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
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
望聖心審處上曰茲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
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
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不顧其君之有
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諛其國則不復知其君小人之

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慶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虞。羅政守荊州，有徇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六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謂子公異家行不脩，賜芳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位坐卧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子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

為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被此議。春籟謂不然。後之君子觀此，可以益勸於為善矣。蘇了瞻云：張

為言之而真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位自許。時人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名之無實也。春接造之外，韓會者以奸相元載黨也。大曆中坐貶，貶官以卒。其立身如此，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棄耳。四夔之稱，抑何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與亮愛之，道者乎。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將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將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將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將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或足證前語

○韓信師事廣武而定三秦李勣客禮至而平西蔡廣武之謀佐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勣之功也耶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勸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謂其無是事蓋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山老鼠俱為十二相

屬何悼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荳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穎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帶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二妾柳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至箋其詩而實之舉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群僮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文無雜人云籍愈羸死也夫退之學道之士當終乎是之特何暇慮僮之誑而詔哉如此是知為語林善正誣退之者也常詢記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

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
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又曰韓愈初製制詞帝令人為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
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帝元令子宗豈有病陰事傷寒而
與不潔與即席曰席十八突不潔太遲也問何謂曰出
語不是當益念其責詞云亦有聲名如劉所云退之真
自一輕薄若他如語言行事安在其不然耶雖然以劉禹
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自未見劉之能重厚於愈也
大抵退之在當時文才傑出而氣節又樸挺故言語不
能讓人人且有多嫉者退之抗顏一世其推尊者亦獨
其門人耳據言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
人也與人交至卸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數是也
意道學名一世之人如程如朱尚不能理於衆口而况
獨以文馬者乎退之脩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
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
公之子杲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
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
所能必白髮被兩肩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啣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
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

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於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胤祚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為貪夫烟戒而又有不盡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則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初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

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皇甫持正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朴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造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

而溺於淫恠之說以敦彞倫者耶東坡為勸上人詩集
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程公之客負之
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板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佛
者惠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
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回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
予然後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
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眉山傳巢谷學古兵法游
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山淮間會
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詢訪轍又欲往海南訪
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

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柳宗元撓節叙文窟斥永州貶書所善蕭儁言情又
貶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
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後進用故無用力者
者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耶抑畏惡其恃
才將復為國害也蕭儁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
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撓轂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
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
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窟斥死
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遂以愈為京兆尸暴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詎訐紛然逢吉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直君子也
使不至不相下者逢吉之計不行矣小人陷君子特能
巧中如此

○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
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水率一戶僦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
裕嚴勒泮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
從之此一事兩紀裴李之見正同而彼此傳不牽連書

及使贊皇之請先下令狐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
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司空圖撰李璣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
賊火無聞於時以為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瓊言
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辨宗元論李翱數君
子之文凌轡荀孟批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
已而梁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
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
璣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
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為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拊樊噲

得排闥而言之而京漢循政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
軍者或問之朱子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宋
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
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
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
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寧用兵遂皆用宦者李
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
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故春備書之

○李肇國史補載李涪嘗放一兔因他日遇其人于途
延歸其家與妻議所耐之物妻嫌數以此人曰耐物必
不如殺之李急追而免孫光憲贖言御史穆延晦者黃
巢亂後歸東都宿號州公館牧群張存謂典客曰我受
穆家恩命今侍御過州須展分報德典客以告穆穆狀
謂謝張大怒詰其言遂斬謁者穆驚恠歸館張尋遣人
就害之併害其同行李監察航以滅口諺云恩將讎報
誰信世乃有此事耶

○王涯舒元與為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者且貧騁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
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弟與涯俱腰斬元與族
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
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

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
 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躁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
 餘福豈其然哉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
 孝文即位承祖坐賊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
 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
 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
 眼不受疆輿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
 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餬也
 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疆使人抱
 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殺其其一姨伏法帝見姚

姨貧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
 後吾輩可以得心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惡入權則一輩皆拜謝而去士良之
 言聞者傳心之秘密哉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為益大矣
 ○唐常賈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寶實舉劾示
 所詔曰此其姓名也領識之而進於上宗孫於薦唐介
 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識曰豈
 求識面其官大賈之薦必欲識之而許不亦相識二者
 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薦則恐有舉名之累必

求識之而後薦則不無市恩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識
而人之面不必相識也孫恩為審刑議官時韓琦知其
其賢論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脩中書
諸房文字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矣為如
何爾及論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待見而決矣此所
以益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遞之號或諫水遞者損盛德德裕曰亦俗安有不嗜
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爾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之謫水處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奢侈每食一椀羨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椎黃硃

砂羹汁為之過三即奔甘八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柳宗元為呂溫誄云元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
東平呂君卒君由道州以陔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哭者逾
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日工戍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
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舫之下
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蘇子瞻謂宗元
敢為妄誕居之不疑如呂君之卒二州人哭逾月客
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然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
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而可又其黨其言不足取信於
世也予觀溫知衡州時送之令絕句曰布帛精粗任土
臣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也莫

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其政必有可觀者今
之為太守者不卸縣令曹取腐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
之多寡以為殿最是則又曰司馬之罪人也温之為政
視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平生
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益不信人之脩身
養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為
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
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
端於百世其存者非君之極
且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
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重若

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
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
者志不得施出之民不被
化光之心云云柳之言且不
人乎

○唐自文文權運之後四海
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
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也
則撫存濟士不愛官賞事寧
賊以為高貴之資衆乃止賊
遇衰癘卒徒多死請降於高
初時雖義等軍皆至淮南

駢悉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國憲遣歸
賊謂知諸道兵已北度淮遂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擊
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谷身死成節
駢亦族院廣陵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而導已者
今安在也若國家喜賢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唐王起駮歷首寺三任節錄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老年寒賤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祿仕之士不能撫節循道則歎及拘羸似歎則因彼夏
擊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
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餘冬序錄卷十八

餘冬序錄終臯卷之十九

內篇第十九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說取視貴馮道之所事如叔
孫而貴任之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行德使劉審交卒更民造廟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立廟於汝州得奉事其立誓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死之約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相與哭約以無以喻人非能城其租賦除其絲
役也但世之樂德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
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

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南唐柴宗元時與宿衛日與宴嘗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其越兵取常州克憲請效死行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斬首萬級克宗復請將兵救常州未至而卒六人之才用而後見耳柴克宗不有常山之行誰彼知之宋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論近世曰人才俱用而後見魏勝不曰造譽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至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周公謹舉陸放翁贈制改之詩李廣不生禁漢開封法萬戶宜其難以為用阜陵語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

翁語也春按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孝宗蓋因此言之故初潛夫之所用者一皆文帝語也

○張昭生五季間號曰儒碩唐與唐且張憲奏受昭府推官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開鄭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苟覲願求上何而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大憲遂死之史稱時論昭能成憲之節春未見昭之能自成也昭事明宗官侍從清泰中至御史中丞入晉高書石承入漢又累官禮部

尚書入周又累官中書尚書省尚書國公入宋又拜吏部尚書進封鄭國改封陳門公而車昭不以古人之志自成何也為史者曰昭居五代之末以典章撰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道必尊君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昭若昭曰明誠所至期不之能稽古也昭去憲時有昭若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者昭平生其有愧於斯言也哉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纂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有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隸而重有此好乃至於此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歐陽廸任蜀為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長笛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温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詔命不可作俗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廸至宰相高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廸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驟殿庭周旋擊拂由盡其妙既罷一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太祖於二臣所以辱之以為時之鑒戒者深矣○張美任周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州每有求取

美必曲為供給周祖聞之怒將遣責之而恐傷世宗意
從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為樞密承旨
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備上連歲征討糧餽不
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宋曹彬
仕周世宗為引進使時太祖與禁旅聚中並不荷非公
事未嘗造門群臣讌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
我疇昔嘗欲親汝汝何故踈我恭頓首曰臣為周室至
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器重焉嘗積嘗事世
宗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
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
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臣著籍乃公

幣物非詔不可取後太祖集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
之田重進顯德中諫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為
御馬軍使太宗召潘師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
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然則事人者可
有二心為異日地乎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滁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茶
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注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更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諫辭太祖下滁州世宗
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

初下城雖傾藏取之難取言者今既有善師為官物非
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
公李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
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既遣州司馬二歲後延州別
駕在延為生業以老三歲當使不願內徙宰相奏其可
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為
人

○范質公質力學強記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入或勞之
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以
處之然則士人讀書祇為將來有位故邪質所學之志

繆矣質之蓋棺也太宗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
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質平生
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
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
矣而獨質為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為哉質臨終戒
其子曼勿請諡勿刻墓碑其自歎固有在邪質為於閭
中就食時聞變能死即其名在韓睦服上而可以免其
倉卒遣將之罪矣然則質死於陳橋木變之前其得為

完人乎實嘗仕後唐晉漢矣以歐陽子五代史觀之未必非雜臣也而世宗任之獨至當日事實能不大世宗一死固無愧於豫讓也而實不然此熙陵之所為惜之也歟

○范杲魯公閑閑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衡人皆笑之毋兄晞性畜居京兆道實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為不笑其兄杲可謂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實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悅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會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踪

競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帥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然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篋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覆之此
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劉元城論本朝最
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
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有病極多
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
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三旦執政陳
彭年嘗請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且校之也曰內翰做
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且不見向敏中出
陳所留文字且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且曰不過興
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
邪以是知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
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
爲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番負鍾者於其間而已夫人
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
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
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
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郡士大
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
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輩遵吾

言母以爲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君之歎矣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尤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爲從人所毀儼嘗謂弟偁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歎儀仕宋太祖意在未相嘗勸某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而止豈非歎歎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歎寓焉君子未存不順理而安命者也若儀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豈不尤可鄙耶

○李沆嘗言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
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富弼亦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本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劾于岐萬懽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春嘗求之志今君子小人仕立間其事無一不知二公之所言者是在上之人辨君子與小人爲君子主張如何而已矣

○宋人記呂蒙正及第寄聲切且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償胡之所言也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少監渴睡漢之朝有無不可知若文穆器識吾恐不如是也

○党考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救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峴
峴筆 考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後生不能不服此
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
不亦宜乎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
半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伏
青宣撫廣西時懷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
令人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帝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

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
崙矣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
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春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制婦人錄數於市者吏執以聞及畧加詰問其服斬
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
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三笑曰外庭之議何
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雨斬之當事耳瑋知
秦州七年卷八讐服邊境事瑋愛之已盡其宜使他人
往於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且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
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識度張詠知成

都召選朝議以任守正代之言者以高不可王旦對於
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仕安有變更矣上是
之言者亦服雖此可為用人著法

○寇準為相章望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
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之者寇問其故曰例簿
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給以例邪安用我輩壞國
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
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然之可也不可使西府
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可也宰相以道佐人主
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
何也惠卿不能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它日又除官
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一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
次第曰以此為序遷如此為不以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去女之宰相夷簡不悅夫
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可若一凡超格者安之宰相
而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希文之所謂百官圖者猶為
有據依也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絳道知開封府未見趙
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秦州

在內地而去者必死聖道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
死地普額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一怒未已令貶嶺外
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死見諫寇萊公準
取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嘗言秉重初欲擬崖州
而丁忽自變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嶺州轉知嶺州轉知嶺州
遇雷州不相入謂始與李文定公同罷相而謂以
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英黨正人為之一空
將草公責詞時宋宣徽序知制誥當直前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
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蘇黃門轍責雷
州安置憐民至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
氏民曰前蘇公亦為宰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
君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
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
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惇之謂矣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辭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訪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
饅頭時為盛饌也蘇轍公之訪子弟安排者非丞相家
常飯可知韓忠獻公處布衣特與李康靖公若同遊
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充教行公每公至

而令設猪肉乘請嘗有簡武云久思肉味請元早訪及
禮部敏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
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但用往往飲及僮奴官宴席上
不以是稱口味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嘗國每進用朝
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雖
官尚淺且俾養垣歲久不諭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
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公誌蘇
東坡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軾
之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
天下之士畏慕降伏皆欲朝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未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李為蓋賢相
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街市一措大爾若注照用皆國家者齊人
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得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
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
黃庭堅文集云余請慶宣州年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
賊中乃抱被八宿子城南舍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
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

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樞密侍中曹利用當莊獻太后時以敷舊自處權便
中外雖太后亦敬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
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
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三降而不行
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
告侍中宅如妾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
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者僅流行之太后自是
切齒遂成昔治之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
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也春竊謂不
然夫大臣柄國身在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

曹氏於此內降恩澤苟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可
移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如點之徒豈不得以觀為
之利曹於此智慮不足道而挺正不回之節亦少虧矣
歐陽公載此為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禍患之
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悞哉

○李政事崖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部嘗感異夢召黃丞
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未冬熟時
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報食即與元糶對斛不增
價糶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幸崖嘉歎遂坐黃
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大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部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將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未計直錢二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未六萬計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麥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嘗持已著令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
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粟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之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去爲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宋王欽若爲太常丞判三司理人憑由司時毋賓古
爲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理皆未已民
病幾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包被成數翌日
上之旨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
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通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
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攘人之善者
欽若判尚書都省備用府元龜或褒恭所及欽若自名
表首以謝即移吳有所遺問或書吏但云揚德以下其
所爲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於人而自善自歸
者貞宗嘗示喜雨詩筆端至且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
寫美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爲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

而密奏之帝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亦曰曰
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天上陳惶懼應拜謝語臣百拜獨
無密馬知密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且畧不辯真宰相
器也帝顧且而笑馬欲知小人之情春於飲者得求之
思過半矣

○楚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如守有一居學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忘已也笑留
守子曰大人間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勸得非以
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組徠介讀書南都時
侍郎王濟問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

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二賢者使繼得入饋可
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
為慶於不繼而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為也二賢之
意蓋有在矣

餘冬序錄卷十九

餘冬序錄極且卷之一十

內篇第二十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范希文以論呂相簡洛職士夫論薦數年不已會西方
 事急始起副陝西經畧龍圖之擢呂迫於公議事不得
 不然耳希文知延州移書或論元昊元昊答書不遜希
 文焚之呂謂希文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此宋參
 政所以有可斬之請而杜樞密深明其無罪呂曰
 杜言是也止可薄責乃降一官知耀州呂於此容非其
 私憾乎當時記事皆謂呂執政時同寮凡百不敢預而
 宋後至多與論辯呂不悅在中書向宋故為是言宋謂

呂欲深罪范遂以此上對不知為呂所賣宋坐議不合
出呂之計也然則希文之降非呂之計也乎希文焚書
事上令分析希文書上兩府共進呈事情明白自可毋
問呂若不先示宋是言宋並如杜議仁宗寧復有降責
命乎歐陽公作范公神道碑乃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
於范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不以為然刻石削去此
一節記事者謂純仁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歐陽公歎
曰我亦得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可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于地下
之理此事朱子亦有文字辯及謂歐陽言是忠宣雖賢

其襟度非文正比今締考其事歐陽稱呂能釋私憾恐
亦非實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若曰希文未嘗解讎
之言非純仁所宜云也神古因誣純仁停任純仁薦為
永興幹又薦知隰州每自歎曰朱人與神氏上世有
莫義純仁為真子孫所訟寧論曲直他如鄧綰蘇轍輩
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其
用心益如此安有如此其子而猶不知其父之心者哉
朱子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於呂相載談叢云公惡韓富
范三公欲廢之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
用讎而實問之又示范章罷請老三公入二府又以其
黨某某問而傾之及後猶因西比相攻請出大臣行邊

范使河東陝西富使河北以是而觀呂固未能釋私憾於范也吾故曰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純仁於此不為其父解讐否也意安有子賢如純仁而不知其賢父之心者哉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為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為相業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之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郭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

盛德獨以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希文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叔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為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解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為紳如李宗諤

吳愛厚以蔡確安州事蓋亭詩來上以為謗宣仁右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端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未荆棘已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宣不能回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宣曰恐自不免豈觸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耳大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厚而富呂不然也言尋見疑有手滑之憂呂亦遠竄竟詔荆棘重開之戚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矣哉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著其語陳垣嘉定中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頡言蓋有得於文正之所言者能如頡言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宋仁宗時富公兩糾察在京刑獄有用偽牒為僧者乃堂吏為之富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詰其坐曰公即居先無為近名富正色必欲得吏執政滋不悅會契丹聚兵屯境上遣其臣劉六符等來聘虜情巨測仁宗命宰相擇人報聘群臣皆莫敢行執政薦富使虜將因

事罪之歐陽公備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
報歐之厚富可知保州賊平魯從者分謀請州富為宣
撫使恐後生變欲使諸州悉誅之歐出使河北權知鎮
州富謀於歐歐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魯從乎既非朝
命州即有一不從為變不細且曰脩至鎮必不從富悟
而止歐公遺事云是時富大閱河北兵諸者入言弼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取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大
閱多所升擢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舉知鄆州而若遂
擅殺二千入禍河可測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
富公於大禍也至和初富拜集賢相與文公考博並命
宣麻之際朝士相賀仁宗密覘知之甚恠歐為學士後

數日奏事上問新除考博等外議如何歐以朝士相賀
為對上曰古之入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
望夢卜豈足憑耶歐作批答曰永惟商周之所託至以
夢卜而求賢執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述上
語也歸田錄英宗初事宋人私記英宗疾不能視朝
大臣請光獻垂簾右辭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
手書復辟宰相歸公時奏臺諫有章疏請去右還政后
聞之遽起歸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
衣也富為樞密相性諱不聞報撤簾事有韓公欽致弼
於族滅之地之語歐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富曰歐公
讀書知禮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富因辭

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求去益堅自此與韓歐
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韓遣使致書幣富但答以老
病無書而韓禮終不廢天下兩賢之韓歐之薨也富皆
不祭吊國史著富不預策立英宗與韓絕至此祭吊不
通非也按國史所著朱子曾告門人出黃山谷筆謝
宋人之記富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與康節先生隱居
相適富常患氣疾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懼不為他人做
了壽壽何益富笑此事雖言蓋為嘉祐建儲甘然則史
謂富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
富與韓同在中書日富毋者笑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
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毋憂朝廷屢召起之

上章三辭張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當起韓歎
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此事則春恐富公之賢未慮爾也而不克與韓終好者
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爭勝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
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幾終吊亦帝及何也富
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承宏美富之賢他事可
稱極多若處韓或亦以為天下賢之吾弗信也韓之賢
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言
若策立有勞當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
功可言韓有愧色後韓即長安為是元人言其事曰琦
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與韓絕已久而韓平心服

善肯為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門生德當公心及歸田猶
追錄致和初宣麻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學道三十
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為首取也歟
○仁宗時文齊博當為相詔百官迎第鎮曰隆之
以重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
得人然近制無制不得詰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
不能推之以誠之願罷知迎除謁禁與此言可謂得御
臣之術知相道矣此言之入未聞與約如何仁宗詔除
猜防大臣條約在嘉祐四年則是與前此言後於博罷
韓琦入相之初尚未行也鄭雍傳雍為中丞時二府謂
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彥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

足不及公卿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
府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邪於是援
質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悉其禁吾不知於雍之時
而尚如此全劉祁云宰相之職佐天子治天下所患耳
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廣集衆思
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
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以就
職業而為望國者立法使賓客不得謁於居第其意蓋
以防請託而私詢也夫采察其私詢不公豈可復為宰
相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不復備爾防閑唐
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宅見百官而憲宗信之卒

平淮秦此其君臣遇合故能得人成此功名使觀者
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未必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
相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百官士流未嘗
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而望其所用得人開
見不塞豈不難哉然則此弊南渡後猶相習也國家立
條約乃有猜防大臣之條是何法哉

○憲長今世類以緝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府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字奏呂夷簡
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頷之
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韓魏公琦平生事業有頌其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
所不敢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雷紳正場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為希湍
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為何如公嘗言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嘗誨人云臨事君
慮得是則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
謂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
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
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
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謂不然臨國家不

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喜以師
魯為愜公在仁宗朝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襲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
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
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還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為之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廣外

也富韓公弼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先生隱居相適
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爵
爵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富雖
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一公皆有宋
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而斟酌焉可以得師法矣呂頤
浩在江寧聞劉蕃之變亟至丹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
大計頤浩曰事不成不過赤族沒社其言遂議進兵呂
之所言者其魏公之所自處者乎或問家子頤浩何如
人曰其人蘊一時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駐延

安時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寤帷帳公起坐誰何曰
某來故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是時張
朝公復就枕口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
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爾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蓋公
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姓姓自許蓋每
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可許人之物也

○韓公琦行狀僕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
詳謹不欲遽既喻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
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頃下
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二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

亭諫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
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士大夫歎其
平直志諫不肯推諉與人歐陽脩遺事濮議初不出於
公及曼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
人公不自辯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
曾二公宜有媿於我後人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則我
宜媿於二公喜觀韓一行狀此中書事公是專詔蓋嘗
自云共議不言中書事思出於某也而歐陽遺事又云僕
議初不出於公及曼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
公為立議之人歐公此亦代爾此中書事也若不出於
公何故獨入辯於朝然則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推之

事理事勢可知已韓公若但一言有所陳說便是欲辭
臣自解欲推諉與人公之賢不然所謂皆共議者於事
勢是日要當云云耳亦非分辯也韓公行狀仁宗春秋
高繼嗣未立公數次陳狀奏以英宗判宗正力辭公復
啓曰名未正則尚得以體名體一定則父子之分明矣
英宗既為太子尚望即公之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間哉願令宮人就諭音公之所以告仁宗者如此韓公
直事公一日奏對能立論以為太子既無親生子上幸
養在宮中又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毋不為不順若更
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公之所以告慈壽者如

此龍川志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
聖帝明王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
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
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公之所以
告英宗者如此家傳神宗既即位謂公近有欲以二大
國封漢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宗典禮不敢爵公陛下
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此必當漢議者欲求必勝
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公之所以告
神宗者又如此當方下三省再議時春知決非韓公意
也英宗復詔京之某中書當時雖韓曾歐有深悔其非
而不得不止者兩即氏聞見錄當公怪魏公不開報撤

薦事有欲欲獨族滅之地之語其恨魏深矣然至議尊
濮王則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
主三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
求去益堅遂除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富公之恨
在魏公不得不兼絕歐公也為永卿論歐公云公與魏公
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尊濮王向朝
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此辜耳
韓公賢故不得不承當爾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或獨當
罪歐公則已知之矣當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實後彭
中丞思所奏又出於程子伊川之筆則天地大義在人
大倫既有定論矣後人如朱子晦菴者出亦以稱皇考

為不是又曰歐公說不定溫公玉珪議是又曰歐公之
說斷不可君子定論之在人心其如古今皆一何歐陽
奏事錄仁宗既連次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言者常以
國本不可不急余因大水言之至嘉祐六年諫官司馬
光等有疏論述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即道今
上舊名余等遂力贊之商量所除官且判宗正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於人皆
知將立皇子若正其名命不由某受不受也遂降詔立
為皇子仍更名某皇子之稱在歐公始奏事時亦已然
矣奈何今乘先帝之死而遂背之有違人心天理其見
攻於當時固宜朱子嘗藥精舍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

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先生從祀其祝文曰恭惟道
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為元聖惟顏曾氏傳得其宗
遠思及與益以光顯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
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朱子蓋
以周程邵張司馬上比顏曾思孟氏也朱子又嘗曰此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
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千餘
載乃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述朱子行狀者曰道之正
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撰朱子行實者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夫子之經得先
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然則程朱之言自後人觀之雖謂之經可也凡
六經暨孔氏遺書類曾思孟之所未及言者謂之擴前
聖之所未發尊奉而施行之可也若然其所不然不可
守其所可所謂悖道之邪說非吾徒也當時濂溪議前有
程伊川代彭中丞奏後有朱晦翁為其門人言者詳矣
歐公若生程朱之後必見六儒所以言道統之傳有定論

在焉忍得欲行其邪說乎

餘冬亭錄卷二十

